

诗和远方

○ 龚银娥

母亲的“已读乱回”

○ 姜晓燕

过年时,将母亲的“老年机”换成了智能手机。她认识的字不多,所以教会了她用语音回复信息。

逛商场,我看到一件红花黑底的衬衫,想着母亲穿合适,就拍了张图片发给她。我心里很清楚:给她买任何东西,她都不会要的,有时候买得不合适,还会受到她的一顿骂,便现编了一个谎言,用语音试探着问她:“我觉得这件衬衫质量不错,价钱也便宜。我一件,你一件,我俩穿母女装。你看,行不?”我在信息这头等了一会儿,她回复过来一张小黄狗的脸。天哪,吓了我一大跳。小黄狗偏着脑袋,瞪着双眼。我没敢说什么,回复她一朵花。

下班,回家路上,路过菜市场,我见菜场门口那家餐馆在外头支起了摊位卖熟食。买的人很多,把摊位挤得水泄不通。我从人群里钻进去,看到大伙儿抢购的是卤鸭。那卤鸭,浓稠的汤汁附着在鸭子表面,黑红发亮,别说吃,看看就让人垂涎欲滴。我摸出手机,拍了一段大家争先恐后买卤鸭的视频,发给母亲。她回复过来一个3秒的语音。一点开,吵闹声哗然,时隐时现。我用语音回复道:“一整只卤鸭,太多

了,我们吃不完。要不,买半只吧?”她回复过来一个2秒的语音。我以为是“好的”三个字,点开语音,嘈杂声依旧,听不到母亲的一丝声音。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算了,我回复她一朵花。

一天深夜,我的手机忽然传来信息提示。我被吵醒,打开一看,是母亲发来的一张照片,画面模模糊糊,好像是灰暗的桌面,似乎有一个碗。我看了一下时间,0:45,这么晚了,母亲还没有睡!于是,我马上拨打母亲的电话,可是电话迟迟没有人接。我拨打父亲的电话问道:“我妈怎么了?”父亲告诉我:“你妈这几天腿疼,走不了路了。刚才疼醒了。”我当即赶回老家,带母亲来城里看病。

挂的是急诊。医生拿着我母亲的脚部CT片说:“没伤到骨头,没问题的。大娘是种地吧?别太劳累了。休息几天就好了。”我俩从医院出来,天也亮了,我很高兴,庆幸只是虚惊一场。我说:“放宽心。你想去哪里玩?”

她想了想说:“你带我去北京,看看万里长城。”

我盯着她的脚,犹豫着。

她甩甩脚说:“休息一个星期后再出发。”

一周后,我带母亲坐高铁去了北京。她穿着我给她买的那件红花黑底衬衫,吃着打卤鸭包来了一只卤鸭。

从杭州出发时,下了很大的雨,我的内心既忐忑又高兴。忐忑的是平时我说带她去旅游,跟要了她的命一样,她满嘴不乐意,一个劲地发脾气;高兴的是,这么多年来,我第一次听到母亲主动跟我说让我带她去一个她向往的地方。我相信这个地方在她心里已经憧憬了好久好久。

北京的天,晴空万里。我们直奔八达岭。路上,母亲不停地拍着照片,发给同村的姐妹们看,忙得不亦乐乎。她伸长了脖子,见一直没有见到长城,就后悔起来,说:“长城竟然这么远吗?我还以为一到北京就能见到长城了呢。”

我安慰她说:“再过一会儿,就能见到万里长城了,快了。”

经过长途跋涉,我们终于到达八达岭。她开始坚持要自己爬,后来还是坐上了缆车。

在烽火台上,她看着灰蒙蒙的群山,一言不发。

我望着她的背影心想:要是对比我们江南的山,母亲会失望吧。

她凝望着远方,突然说道:“真壮观呀!我十八岁时就想来了。”

从长城下来,我给母亲买了件纪念衫,上面写有6个红色的字“我登上了长城”,让她穿上拍了张相。她说:“这张照片不发给小姐妹们了,留着给自己看。给她们发个‘群山’过去,让她们也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”

回程的高铁上,无意间我跟母亲聊起每次她“乱回”的消息。她想了想说:“可能是衣服或手触到了手机屏,我自己也不知道。”我又追问:“那小黄狗照片,又是怎么回事?”她指着手机里的“小黄狗”照片告诉我:“这条小黄狗是李大伯的。他去世后,这条狗没有人要,我就收养了它。相处了几天,发现狗的一只眼睛是瞎的。它很乖的。我们留下它吧?”

“就让小黄狗陪着你,成为我们家的一员吧!”我郑重地说。

“不许说谎啊!”她乐呵着。我点点头:“真话。”

其实,我以前说过的每个谎言,她都知道真相。而她“乱发乱回”的信息,我却不知背后的原因。但是能被母亲需要的感觉,真好啊!

我一直觉得,妈妈心里藏着一片谁都抢不走的桃花源。她没出过几次远门,没见过名山大川,可在巴掌大的小院里,在粗茶淡饭的日子里,硬是把日子过成了诗。

咱家老屋的窗台上,永远摆满了瓶瓶罐罐。塑料瓶剪开当花盆,废弃的铁皮盒子也能种上几株小葱。最宝贝的是窗角那盆君子兰,叶片被她擦得锃亮,每年春天都能抽出橙红的花箭。有次邻居想花二十块钱买走,妈妈直摆手:“给座金山都不换!”她蹲在花盆前侍弄的样子,像在照顾自家孩子,连说话声都变得轻轻的:“再施点肥,赶明儿开得更旺。”

家里的旧挂历、废报纸,到了妈妈手里都能变废为宝。我上小学那会儿,她用挂历给我包书皮,还画上歪歪扭扭的小花小草。有次开家长会,老师当着全班面夸:“这书皮包得真讲究!”我心里别提多骄傲了,偷偷瞥见妈妈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。

最难忘的是那年冬天,下了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。我裹着棉

袄缩在屋里,抱怨哪儿都去不了。妈妈突然把我拽到院子里,用铁桶装了满满一桶雪。“走,咱给雪人穿花衣裳!”她翻出旧毛线、碎布头,给雪人戴上红围巾,还别上两朵塑料花。雪人的笑脸是用煤球画的,在白茫茫的天地间,竟显得格外喜庆。那天我们娘俩在雪地里又笑又闹,冻得通红的鼻尖都在冒热气。

“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妈妈常把这句诗挂在嘴边。她不懂什么大道理,却知道在屋檐下的雨滴里听曲子,在晒衣服的竹竿上绑几串干花,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那些她亲手侍弄的花草,剪过的窗花,哼过的戏文,就是她的诗与远方。

如今我离家多年。每次视频,妈妈总要把镜头转向窗台:“你看君子兰又开花了,跟你走那年开得一样旺!”镜头里的花影摇曳,恍惚间又看见她年轻时的模样,蹲在花盆前,眼里装着整个春天。原来真正的诗与远方,从来不在天边,而在一颗永远热爱生活的我心里。

凉席上的月光

○ 葛鑫

2005年夏末的蝉鸣声里,大丰跪在姥姥床前,攥着她枯枝似的手。床前的电扇吹得蚊帐簌簌作响,却吹不散满屋子浓重的药味。“丰儿……”姥姥浑浊的眼睛突然亮起来,她颤巍巍地从枕下摸出个褪色的蓝布包。母亲见状连忙凑近去听,“十二年前……凉席……”

蓝布包在姥姥指间抖得厉害,大丰慌忙托住她的手。母亲捂住嘴,泪水大颗大颗砸在蓝底白花的粗布被面上。直到此刻,大丰才知道,十二年前那个闷热的午后,竟在姥姥心里刻下那么深的印记。

那是1993年,大丰工作后的第一个夏天。那天周末,他想去看看姥姥,饭后骑着自行车,穿过五十里山地去往姥姥家。车筐里晃荡着两瓶橘子汽水,在土路上颠出细碎的泡沫。蝉声此起彼伏,汗珠顺着背脊滚进裤腰,车把烫得手发疼。

“丰儿!”姥姥倚着斑驳的枣木门框,花白的头发被汗水粘在额角。她踮着脚,用毛巾给大丰擦汗,又慌不迭地拿出蒲扇扇风,“你说你大晌午骑车跑这么远,不要命啦?”大丰接过姥姥递过来的搪瓷缸,里面沉着几朵金银花。

里屋的土炕上,破旧的玉米茬子凉席直刺大丰的眼睛。烂了边角的席子用碎布条包着边,却还是地方露出参差的茬子,活像张豁牙的嘴。

“姥姥,你抽空去集上买床新席子。”临走的时候,大丰把三十块钱放在掉漆的八仙桌上。

姥姥急得直摆手:“使不得!天也就热几天,能用就行,你才刚工作,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!”

大丰故意板起脸说:“说不定我哪天带着对象来,您想让人家闺女睡在破席子上啊?”其实大丰那时哪有什么对象,但这话管用,

姥姥的皱纹立刻笑成朵朵菊花,她小心翼翼地把钱压在搪瓷茶盘底下。

后来,日子像车轱辘转得飞快。结婚、生孩子、评职称……去姥姥家的路渐渐被琐事淹没。

有一年冬天,母亲把姥姥接到城里的大丰家过年。那时候,大丰的女儿刚满百天。老人看到重孙女,掩不住的喜悦,慌忙从棉袄内兜里掏出几张用红头绳系住的纸币,颤巍巍地往重孙女怀里塞。五张一元纸币,在满屋子的礼品堆里显得很扎眼。

“姥姥,您这是干啥?”大丰的嗓门没收住。

姥姥的手僵在半空,纸币掉在地上。她慌慌张张地弯腰去捡,膝盖磕在茶几角上发出闷响。那声“丰儿”卡在喉咙里,最后变成含混的咳嗽。

此刻,病床上的姥姥还在努力说话,干裂的唇间漏出断断续续的气音:“剩的18块钱给丰儿……”蓝布包缓慢地放进母亲的手里。母亲哽咽着解开死结,三张五元,三张一元,每张纸币都被抚得平平整整。

最底下那张泛黄的纸条让大丰泪崩了。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写着“1993年6月25日,凉席12元”。原来这些年姥姥一直记着,记着外孙随口说的每一句话,记着连大丰自己都遗忘的承诺。母亲这时也颤抖着掏出了个用红头绳系着的“红包”,正是当年掉在地上的那个,“你姥姥念叨了许久,说重孙儿的喜钱还没给……”

姥姥的手渐渐凉了,那床缝着蓝布边的凉席静静地躺在她身下,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脸上,清凉而安详。

又是二十年过去,当微风卷着纸灰盘旋上升时,大丰仿佛又听见那声带着柔软乡音的“丰儿”穿过三十年错过的光阴,轻轻落在心头。

一本尘封的童谣集

○ 张宏宇

母亲,宛如一本尘封的童谣集。每当轻轻翻开那泛黄的纸张,字里行间便流淌出旧日温馨的光景,如同一幅幅细腻的画卷缓缓展开。她总是偏爱坐在那张略显陈旧的藤椅上,膝头摊开着一本边缘已经磨损、纸张微微发黄的册子。她的手指轻柔地触碰着纸面,仿佛是在与过往的岁月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对话,而嘴里

则流出一串串悠扬的音节。那些音节像是被精心编排过的小精灵,一个接一个地从她唇齿间跳跃而出,排列组合成一支支悠扬动听的小曲,悄悄地溜进我专注聆听的耳朵里。

我依偎在她的膝头,只感觉那些声音柔软而又温暖。它们不仅仅是音符的堆砌,更像是可以触摸到的温柔,包裹着我幼小的心灵。童谣里的字句,大都是

些简单质朴的言语,“月光光,照地堂”“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”,这些简单却充满韵律的句子,在无数个夜晚成为连接我和母亲最甜蜜的纽带。这些简单的字句经过她喉咙的润色,焕发出别样的光彩,仿佛被赋予了生命。

她的声音并不如清泉般清脆悦耳,反倒带着一丝丝哑,但这份沙哑中却奇妙地夹杂着丝丝甜味,就像是粗茶中融入了蜂蜜。喝下去,那份暖意从喉咙一直蔓延至心底,让人沉醉。这本童谣里,还藏着母亲

对我的无限爱意。记得她教我识字时,总是耐心地将字拆解成笔画,一笔一画地教给我听,那声音节奏感极强,竟也自然而然地化作了一首动听的歌谣。“小老鼠,上灯台,偷油吃,下不来,喵喵喵,猫来了,叽里咕噜滚下来。”她轻声念着。在她的节奏里,不知不觉那些原本静止的方块字仿佛被赋予了生命,在纸上翩翩起舞。

遇到下雨的日子,母亲便

